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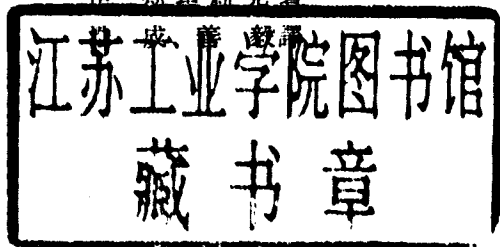
追擊能手

斯坦紐克著

北京大眾出版社

手 能 踪 追

伊·斯坦紐克著



北京大众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追 踪 能 手

[苏联]伊·斯坦紐克著
浩 成、善 毅譯

*

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

北京印刷厂印刷

*

(0013) 787 × 1092 1/32 · 2 8/16 印張 · 52,000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0册 定價. 0.24元

目 錄

普拉东諾夫中士.....	1
在敌人后方.....	5
通訊員失蹤了.....	11
脚印說明了哪些問題.....	16
緊追奸細.....	21
追蹤能手們的挫敗.....	26
在望遠鏡里.....	31
用牛蹄走路的人.....	34
在師長的密洞里.....	40
在野獸出沒的小路上.....	45
襲擊倉庫.....	50
路上的脚印.....	57
陷阱.....	65
襲擊敌人的营房.....	70



普拉东諾夫中士

普拉东諾夫走到团參謀長聶維洛夫大尉面前，自我介紹道：

“普拉东諾夫中士。現在已經病癒出院，前來向您報到，听从您的指揮繼續服務。”

团參謀長用報紙盖好上面标明战况的地圖以后，才以很敏銳的眼光向擋在掩蔽部入口的中士望了一眼。在彈殼做成的小油灯的黯淡灯光下，他看到了一个身材不高却長得十分健壯的人。这人穿着一件非常破旧，但上面並沒有皺紋的軍大衣，皮帶后面的褶子都細心地拉平了；皮靴擦得挺干淨，甚至閃爍發光，彷彿街上並不是早春景气，並不是泥濘深可沒膝似的。

中士發覺了大尉那种像管家似的吹毛求疵的神色，差一点笑出声來。普拉东諾夫那幅顴骨隆起的寬臉膛上，彷彿是容光滿面，兩只眼睛在他那兩道棕黃色的眉毛下面，顯得非常坦率而滿怀信心。參謀長的唇边也浮現出一種不可多得的克制着的笑容。这表明他对这个新來的人，初次見面就感到很滿意。

中士遞上自己的几份証件。聶維洛夫細心地把証件看了一遍。

“你是個狙擊手嗎？”

“是，大尉同志。”

“沒能回到自己的團隊里去嗎？”

“沒能回去……這是我們士兵常有的事情。”

“對。我們把你編在狙擊班里。”

“謝謝您。大尉同志。”

* * *

普拉東諾夫中士，像一個新兵似的，花費一些時間來熟悉環境和地方情況，研究德軍防線的前沿障地。現在，班長還不准許他去“打獵”，要求這個狙擊兵首先溫習一下射擊原理、瞄準器和步槍的構造。於是中士開始努力學習。

有一次，普拉東諾夫走出了狙擊兵們所住的窯洞，看見輛長的汽車停在團指揮所的旁邊。司機是一個長得又瘦又高的小伙子，他站在汽車旁邊，手掌里揉搓着干煙葉。這個司機看到普拉東諾夫以後，便點頭示意，請他走到自己跟前，向他借火柴，還請中士嚐嚐他的煙葉。

“一個戰士應該經常帶着火。”中士一面用教訓的口吻這樣說，一面使勁轉動了一下打火機上的小滑輪。

司機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接着斜眼看了中士一下。

“找到了一位老師！……”他諷刺地說道。

“怎麼能不教訓教訓你呢？”普拉東諾夫反駁道。“要知道，你連我們的將軍都沒有照顧好。他的一隻腳還有毛病呢，可是你連他掩蔽部里的爛泥都沒有剷掉。”

“怎麼，你到我的窯洞附近去過嗎？”普拉東諾夫突然聽到身後有人說話。中士轉身一看，原來是將軍站在他的面前。

“中士同志，你是从哪里知道我脚上有毛病的？”从將軍的口气里可以感到一种好奇心。

普拉东諾夫克制住一时惶恐不安的心情，回答說：

“將軍同志，我是一个西伯利亞的獵人出身。”

“你是獵人又怎样呢？”

“大地上的一切痕跡，我多多少少都能辨認出來。”

“那么你在哪里辨認出我的窠洞附近还没有晒干呢？”

“您瞧，汽車踏板上泥。从您的靴子印來看，也顯然踩过泥，”中士指着將軍下汽車时所踩的一片尚未融化的变黑了的雪說道。

“可是怎么知道我的脚有毛病呢？……”師長深感興趣地問道。

“这也是根据脚印看出來的：右脚的步子寬，脚印深，而左脚的步子窄，脚印淺。顯然是左脚有毛病，大概是受过伤。”

將軍讚許地笑着說：

“關於脚的問題，你說得很对。可是皮靴上的泥我也可能是在別的地方，比方說，是在隣近的一个团部里弄上的。”

普拉东諾夫又往汽車上扫視了一番，然后搖了搖頭。

“擋泥板和踏板都是湿的，車輪冲洗过，”他解釋道，“这就是說，汽車曾經涉过淺灘。可是只有从師部來的路上才有淺灘。再說，踏板上的泥很多。顯然，您曾在泥里踩了不止一次。”

“很合乎邏輯，”將軍說道。“差不多跟福尔摩斯一样。你讀过描寫福尔摩斯的小說嗎？”

“讀过，將軍同志。”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很有意思……可是在我們西伯利亞，有些獵人比这个偵探更善於辨認脚印。”

“你一定也是个追踪能手，”將軍微笑着說道。“來，你
說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要刮很强烈的寒風。”普拉东諾夫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你根据哪些預兆來这样說呢？”

“这是根据云彩的預兆。这会兒，云彩像魚鱗一样，是
浪式的，上面还有橫紋。这样的云彩就預示天气要变冷的。”

“我們明天再看吧，”師長笑着說道。

汽車司机，因为普拉东諾夫在首長面前使他难堪，所
以很怨恨普拉东諾夫，以輕視的态度听着中士的話。

“郭尔品娜老太婆的童話^①，”他挖苦地說道，一面踢着
馬达的起动机，提醒將軍注意現在已到應該開車的时候了。
“中士也許能够根据云彩的情况來猜測我們集体農庄，哪些种
类的梨会獲得丰收……”

“今年水果的收成准保不坏，”普拉东諾夫滿有把握地
答道。“今年春天稍稍冷些，菓木樹开花开得晚，这就好，
它們可以不必怕冻坏了。”

“你在哪一部分服务？”將軍問道。

“在狙击班。”

“你願不願意到偵察隊去服务？那里需要观察力强的人。
像你这样的人尤其需要。因为並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辨認脚
印的啊。”

“任何人都能辨認脚印，不过要鍛鍊鍛鍊眼神和注意力。”
普拉东諾夫說道。

“你說得很对，”將軍肯定地說道，“看你倒可以教一教別
人。为祖國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二天，普拉东諾夫中士被調到了步兵偵察排。

^① 郭尔品娜老太婆的童話是一种專哄小孩子的故事。

在敌人后方

一九四二年，在西北前綫上春天降臨得特別早。大小河流全都洪水氾濫，混濁的河水漫過了冰層，溢出了河岸，並填滿了沼澤地区和林木叢生的廣闊地帶。人們有一句俗話形容這樣的春天說：“寸步難行”。各處的公路都泥濘不堪，小車已全都被水淹沒了。戰壕和交通溝里都灌滿了水。

在這些日子里，前綫上的情況很困難。戰士們都焦急地望著春天的這種不良氣候能夠好轉。

也許只有一些偵察員們才高興這樣的春天。由於洪水迫使德國鬼子從低地、峽谷、遍佈沼澤的密林里逃到高地上，所以偵察員的那種艱巨而危險的工作輕鬆了一些。越過火線在那邊設下埋伏，現在捉拿“舌頭”可以不必冒太大的危險。

這次，為了捉拿“舌頭”，斯圖卡洛中尉率領了一個偵察小組出發到敵人後方。普拉東諾夫中士也隨這個小組一同前往。

這是一個咫尺難辨的寒夜，可是羅盤上的螢光針和指示器上的磷光刻度，還可以使偵察員們正確無誤地掌握着預定的方向。他們緊密地排成一行，為的是不致有人掉隊。他們的兩腿都陷在深可沒膝的稀泥里，在稀泥下面可以觸到松軟的小土丘。各個小土丘之間的深水窪子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足掉進去，里邊的淤泥就可以沒腰。有時，一道道的子彈光在沼澤的上空嗖嗖穿過。可是偵察員們並不怕這些子彈。每個人都聚精會神在細心注視着，只要夜間的天空里發

現有德寇投照明彈的火光，就立刻到發散着霉味的髒水裏去。

但是，德國鬼子並沒有料想到蘇聯偵察員就在咫尺。在地圖上，這個地區已標滿了藍色線道，表明這片沼澤是難以通行的。

走過了這片沼澤。煙味隨着一陣微風吹到偵察員們的身邊。中尉低聲向全組發出“臥倒”的口令。普拉東諾夫在黑暗中聚精會神地凝視着。不久，他辨認出前面有幾點微弱的火光，飛到上空以後就熄滅了。

普拉東諾夫爬到中尉跟前，報告了自己發現的情況。

“這是個碉堡……德國鬼子在生火，”斯圖卡洛小聲回答道。

半路碰到碉堡，這是一個意外的障礙。事不宜遲。只要法西斯匪徒一投下照明彈，他們就會借着火光發現這些偵察員。襲擊這個碉堡，又毫無意義。如果德國鬼子發出警報，那麼沼澤地帶的退路就要被切斷了。

中尉輕輕地拍了一下在前面臥着的那個偵察員的皮靴，把左臂往一邊一伸。這意思是說：把這個信號往前傳，並且開始向左爬。

……在緊張的氣氛中度过一夜。天快要亮的時候，偵察員小組在火線後面很遠的沼澤密林中休息。實際上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晾乾衣服，吃點早飯，然後再工作。前面還有許多工作，許多危險呢……

潛入敵後的頭一天沒有獲得什麼成績。中尉打算捉一個“舌頭”——法西斯軍官。可是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機會。因此他們仍然堅持尋找德軍司令部，以便在它附近設下埋伏。

在這件事情上，普拉東諾夫中士給了同志們很大幫助。

任何足以暴露的跡象。襲擊小組也很週密地隱蔽起來了。

已經有兩輛德國汽車駛過去，可是這兩輛都不是司令部的汽車。偵察員們耐心地守候着。最后，終於第三次听到了远方傳來的馬達的轟隆聲。

“司令部的汽車來了，”用望遠鏡觀察道路的普拉東諾夫低聲報告道。

沼澤里響起了逼真的蛙鳴聲。這是中尉發出的“預備”信號。

兩個偵察員小心翼翼地動手拉偽裝好的細繩。慢慢地把一塊上面釘滿釘子的木板從灌木叢中拉到道路中間的一塊很寬的水窪子里，拴在木板上的兩塊石頭立刻就使木板沉到水窪子底上。

摩托的轟隆聲愈來愈響。偵察員們把沖鋒槍都頂上子彈。

“只有在萬一的情況下才許開槍，”中尉又一次警告道。

一輛鼠灰色的小汽車駛近水窪，減低了速度。偵察員們看見汽車里有一個軍官與司機並排坐在一起。

汽車的兩個前輪輕輕地浸入水中。司機加足了馬力，汽車馬達發出一陣隆隆聲，越過了障礙。

有一個偵察員沉不住氣地舉起了沖鋒槍。大家都對他發出了噓噓聲。實際上這時候還不需要開槍。汽車開出離水窪大約有十公尺遠的地方停下來了。司機跳到了道路上，開始查看兩面的輪胎。

“沖啊！”中尉發出了口令。

襲擊小組拚命地沖到汽車跟前。德國軍官沒來得及掏出手槍，他的兩只胳膊就被捆綁上了。司機往森林里逃去，可是被一個敏捷的偵察員趕上去用刀子刺死了。



德國軍官沒來得及掏出手槍，他的兩只胳膊就被捆綁上了。

他向他們詢問了偵察的詳細情況以後，吩咐把立功的人呈請政府給予獎勵。偵察員們完成任務歸來以後，業已整頓就緒，他們全都精神抖擻，很嚴整地站好了隊。將軍以很滿意的神情打量着他們。

將軍當看到普拉東諾夫中士的時候，回憶起了不久以前的談話情況。

“喂，怎麼樣，辨認腳印的本領在這次偵察工作中用上了吧？”他問道。

“是的，將軍同志，”普拉東諾夫回答說。

他們帶着俘虜的軍官，先穿過森林往西方走去，以混淆腳印。快要到傍晚的時候，他們才轉向東方，朝火線走去。這個偵察員小組帶着俘獲的“舌頭”，在黎明以前順利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隊里。

*

師長親自前來向參加這次敵後襲擊勝利完成任務的人們致

“你已經开始把这种本事教給同志們了嗎？”

“已經慢慢着手做了。”

“慢慢地着手做？在前線上，是不能以慢慢的态度來工作的。我說得对嗎？大尉同志！”將軍对站在旁边的团參謀長說道。

“完全对。”

“既然是完全对，那么就給中士撥出一个偵察班來，給他時間，讓他把他自己的本領教給他們。”

將軍向参加偵察的人們說道：

“每个战士，尤其是偵察員，應該会辨明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东西。辨認脚印的本領是特別有用的，追踪能手應該是一个觀察力最强的偵察員。而觀察力對於偵察員說來，就好像听觉對於音乐家、視力對於珠宝商那樣的**重要**。”

“这些話說得实在不錯，”普拉东諾夫后來在回想起將軍所說的这番話的时候这样尋思道。第二天，当分出一班人來归他指揮时，他就开始热心地把辨認脚印的本領教給偵察員們。不久，他的學生們就上了一次實習課。

下面就是他們實習的情況……

通訊員失蹤了

春汛還在繼續着。普拉東諾夫中士所在的那個團里有幾個突击連，從灌滿了水的戰壕里移駐到各排分散的據點——早在去年冬天直接在沼澤地上，用厚木板和泥土修建起來的碉堡里。他們在各碉堡里可以用火力控制敵人可能出現的一切林間通道和小路。

在這個地帶駐防的德寇，多少處於有利地位。他們布防的前沿陣地，是在一塊長方形的高地上，沒有被水淹沒。法西斯匪徒們仍然留在戰壕里。他們甚至在某一地點還能向前推進，並且在那裡建築起幾個碉堡，使阿加波夫中尉那排人所守衛的據點左側受到了威脅。這排的處境嚴重地惡化了。它的右翼緊挨着一個無路可通的沼澤，因此，這幾個德軍的碉堡出現以後，這個排的糧草彈藥就只能靠一條難於通行的迂迴道路來供應了。這個據點幾乎陷於孤立狀態。

阿加波夫這個排所屬的那一連的連長關瓦里上尉焦急地盼望春汛靜息下去。最後，灌滿沼澤，洪水終於退落了。太陽逐漸晒干了隆起的地面。

有一天，天氣晴朗，團長來到了營指揮所。他把關瓦里叫到跟前。

“你對於進攻問題有什麼意見呢？”團長向關瓦里問道。

“請允許我從頭談起。中校同志。我想與阿加波夫取得聯繫。我們的兵力可以把德寇的突出部分切掉。不過要有炮兵來支援我們。”

中校以讚許的神氣看了上尉一眼。

“这个意見很好！可是还得暂时忍耐一下。你轉达阿加波夫，讓他馬上偵察自己地段上的布雷区，准备側翼攻击。”

* * *

回到連隊以后，闊瓦里碰到了阿加波夫中尉派來的通訊員。上尉打开交給他的公文讀道：

“……本排在夜間战斗中牺牲了兩名战士。請运來手榴彈和彈藥，並將您的意圖示知。我們能从右翼打击德寇前沿陣地的突出部分……”

連長立刻寫了一封复信：

“請对敌人的火力系統以及布雷区進行偵察。查明佈雷区能否由工兵進行扫雷工作，应准备側翼攻击。”

闊瓦里把公文袋交給阿加波夫的通訊員，命令他立刻送給中尉。

这个通訊員离开連指揮所还不到几百公尺，就听到有人招呼他道：

“同志，等一等！”

通訊員停下來，和平常碰上陌生人的时候一样，馬上端起冲锋鎗，准备射击。有一个上等兵，揹着野战背囊和一支步鎗，以匆匆忙忙的步伐走近了他的面前。

“通訊員嗎？”來人問道。

“你是幹什么的？”

“你为什么沒有把战士們的信捎來呢？这回因为你，我得到处乱跑一陣了！”

通訊員茫然不知所措地攤开了兩只手。

“他們並沒有跟我說到捎信的事情。”

“真是個傻瓜！你自己應該知道这件事。假若你从那边把信捎來，我把信給你捎到那边，那該有多好啊。你瞧，已積

滿了整整一背囊！”

“也許有給我的信吧？”通訊員好奇地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

“叶梅尔揚諾夫·艾果尔。”

“我想是有的。咱們走吧，現在沒工夫，找个地方拆开看……”

黑夜來臨了。連司務長赫洛波特科走進了闊瓦里的掩蔽部。

“上尉同志，給阿加波夫排的糧草和彈藥都已經准备好了，”他報告道。“我可以帶一班人押運去嗎？”

在整个这几天里，上尉的心情很不安定。因为与阿加波夫排既沒有電話联系，也沒有可見信号联系。那边随时都可能發生什么情况。

“等一会儿吧，我自己帶隊去。”

过了一会，一小隊人馬繞過了德軍防禦陣地的突出部分，穿过森林冲向阿加波夫排的据点。为了抄近路，他們利用黑暗的夜晚，在某个地点緊緊地逼近了敵軍的前沿陣地。連長与司務長並排前進，傾听着來自敵軍駐地上的一片莫名其妙的嘈雜声音。从敌人的駐地上傳來了馬达的响声，这大概是坦克开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还可以听到外國人講話的声音。不时有照明彈的火光昇到森林的上空，迫使行人緊貼在松樹上，一动也不动地僵立着。

这隊人馬在离据点不远的地方被阿加波夫排后衛哨擋住了。上尉向哨兵悄悄地說出了通行的口令。

……闊瓦里在前方礮堡附近找到了阿加波夫。中尉躺臥在被砲彈打倒的一棵松樹幹上，凝視着暗处。他完全沒有料